

故事前的故事：

我最愛你了，呵呵！

某天返家，老爸帶了一個會說話的娃娃回來，只要對娃娃發出任何聲響，娃娃就會發出：「我最愛你了，呵呵！」的聲音。

老爸將娃娃放在桌上，樂不可支向我們炫耀他的新玩具，讓我們輪流嘗試對娃娃發出聲音。每個人玩過一輪膩了，各自做起自己的事，只剩老爸仍津津有味地跟娃娃「對話」著。

「妳愛我嗎？」

「我最愛你了，呵呵！」

「妳愛我嗎？」

「我最愛你了，呵呵！」

「妳愛我嗎？」

「我最愛你了，呵呵！」

「妳愛我嗎？」

「我最愛你了，呵呵！」

「啊一個娃娃是會愛你三小啦？好了沒？」看著報紙的老媽突然發難。

老爸一臉窘迫，看著娃娃的一雙眼睛充滿某種奇妙的惆悵……我突然懂了，老爸看的不是娃娃，而是當時正準備結婚的我的姊姊！

女兒是老爸前世的情人。從小，即便老爸老媽總是強調對三個孩子都是一視同仁，但仍舊看得出來老爸對姊姊特別疼愛。姊姊準備結婚那陣子，或許是因爲不捨女兒即將離家，父女兩人張力特別大。婚禮那天，老爸牽著穿白紗的姊姊，從宴客廳大門走上紅毯，一般的程序是帶新娘走到紅毯轉角處，然後將新娘交給新郎，走完餘下的紅毯。

老爸牽姊姊走的紅毯很短，新郎牽新娘走的紅毯很長。

到了轉角處，未來姐夫伸出手要牽過姊姊，老爸不知道是沒搞清楚程序，還是真的不願意把女兒交出去，竟然把姊姊往自己身體一靠，臉上一瞬間露出「你想對我女兒怎麼樣？」的表情。未來姐夫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最後靠姊姊「自行脫困」掙脫老爸的手，才讓未來姐夫順利牽姊姊

走完紅毯。

女兒出嫁，老爸當然不捨，但看著這荒謬的場景，我實在很想衝上去問老爸：「你知道姊姊不過就嫁到離我們家摩托車十分鐘車程的地方嗎？」

老爸跟娃娃的荒誕對話，還有姊姊婚禮的荒謬場景讓我印象深刻，我告訴自己，一定要為此寫一個劇本。於是，《屋簷下》的前幾行台詞有了：

父親：你愛我嗎？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父親：你愛我嗎？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父親：我也愛妳。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母親進。

父親：你真的愛我嗎？

母親：不愛啦！一個娃娃是會愛你三小？

在這幾行對話間，角色的形象在腦中儼然成形：一個精神崩潰的父親，跟一個語言鋒利的母親。母親的語言來自對上一輩家族女性的觀察，她們一方面依附在過去父權的傳統下，卻往往讓我看見他們有比男性更具韌性、更強悍的氣勢。過去的社會，男性器官經常是父權的代表符號，從各種語言當中的髒話就可以看見「誰擁有陽具，誰就有說話權」的特性。我不禁想，當這些平日被視為家庭支柱的男性崩毀，維繫家庭的力量落在女性身上，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境，她們會「變身」成什麼樣子以保護即將分崩離析的家庭？

答案是「語言」。劇中的母親將各式各樣跟性器官有關的髒話掛在嘴邊，甚至以「沒懶趴的」、「雞掰ㄟ」來作為同志兒子、失業女兒的代稱，更時常把「幹」掛在嘴邊。老公失智了，兒子、女兒都沒有陽具，整個家只剩下母親有「幹」的能力，因此得到結論——這個家只有我有陽具，所以一切聽我的！髒話是母親的盔甲，但躲在盔甲下的，仍是一個期待老公溫柔相待、事事為兒女操心的女性。內在與外在的強烈反差衝突，使這個母親成為四部曲當中我私心最喜愛的一個女性角色。

除了家庭與父權，創作當時台灣正面臨金融海嘯，裁員、無薪假成為每日新聞，而同志議題也因著長期相關運動的努力，得以浮上檯面，成為劇本創作的素材之一。

《屋簷下》談論家庭的羈絆，也談論羈絆下帶來的壓力。創作過程中想起剛上大學的一段故事。剛離開台中到台北的第一個禮拜週末，去當了一齣偶像劇的臨演，那是人生第一次拍戲，早上六點就到現場等待，拍到晚上六點多，累得回到宿舍也沒注意手機是關靜音，倒在床上就睡著了。隔天早上起來，竟看見手機有47通未接來電！分別來自老爸、老媽、家裡的電話、哥哥、叔叔還有一個未知的電話。

我趕緊打回家裡，以為家裡發生了什麼事？老媽接起電話劈頭就問：「爲什麼昨天沒有打電話回家？你爸很緊張。」原來老爸規定我們每天都要打電話回家，因為我太早就寢忘了打電話回家，導致老爸以爲我在台北發生什麼意外。「我不過就忘了打電話，有這麼誇張嗎？」我也沒好氣的回道，沒想到老媽說：「先打電話給你哥哥、叔叔還有學校教官，他們現在要去你宿舍看看你發生什麼事。」

老爸當然是因爲關心我，所以時時刻刻希望知道我的安危，但這份關心也帶來另一種壓力，這份壓力也成爲創作過程中一個隱藏的議題。《屋簷下》首演時我向記者分享這段故事，也被寫入報導中，哥哥不敢讓老爸看到這份報導，反而是先拿給平日鮮少生氣、慈愛有加的老媽看，沒想到老媽讀完，兩手將報紙一撕丟入垃圾桶說：「爸爸對你們的關心被扭曲成什麼壓力，太ㄘㄘ心了。不看也罷！」反倒是後來老爸也看到了報導，只淡淡說了一句：「這哪有什麼？就兒子的創作故事而已嘛！」

老爸在老媽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但是深怕造成誤會，還是要強調一下，家母是一個氣質良好、絕不說髒話的賢妻良母，跟劇本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

研究所畢業出社會後，老爸還是希望我們每天打電話回家，爲了逐漸改變這個習慣，我開始故意空個一天、兩天沒有打電話，慢慢的變成想打才打，或是老爸想讓他打給我。

老爸走後，倒是蠻想打通電話跟他說：「爸，我回到家囉！晚安。」

屋簷下

人物：

父親 約五十餘歲。

母親 五十餘歲。語言國台語交雜使用，但不是台灣國語

淑宜 大女兒，失蹤時近三十歲

小芳 二女兒，二十八歲

哲翔 么子，約二十六歲

台生 社區管理委員

張太太 約四十餘歲

黑衣人

一個會說：「我最愛你了！呵呵！」的機器娃娃

* 淑宜和張太太由一個演員分飾

場景指示：

所有場景均發生在一個臨時搭建的組合屋，組合屋內有沙發、電視和餐桌。牆面上有窗戶和數個出入口，分別通往廚房、廁所和房間等。四周的牆壁堆了許多未整理完的紙箱。上舞台處的牆面有一洞口，做為非寫實的出入口。

序：於是她離開了

黑暗中。搖籃曲進。

流水聲進，從細微的水聲到猛烈的水流動的聲音。

燈光微亮。

父親坐在沙發上，手上拿著一個娃娃，淑宜和黑衣人在上舞台緩緩走過。

水聲漸收，燈光轉換。

第一場：今天月亮圓不圓？

父親：妳愛我嗎？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父親：妳愛我嗎？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父親：我也愛妳。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愛你了！呵呵！

母親進。

父親：妳真的愛我嗎？

母親：不愛啦！一個娃娃是會愛你三小？

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我最……。

母親：（將娃娃丟進紙箱）吵死了。有閒在那邊跟假人抬槓也不會來幫忙。恁娘無閒尬欲死，你還在那邊跟娃娃聊天。

父親：可是她說她愛我。

母親：那妳要不要跟我離婚辦一辦去跟她公證？

父親：喔！妳也愛我。

母親：我愛你咖噲（台語：屁股）啦！

父親：家裡只有我們兩個人嗎？

母親：不然是兩個鬼喔？如果你有看到別人那你就卡到陰，（頓）你甘有看到別人？

父親：沒有。

母親：很好。

父親：孩子咧？

母親：哪一個？

父親：小芳回不回來？

母親：那個機掰㗎，大半年沒回家也沒聯絡，我阿知。我有叫哲翔打電話叫她啦！

父親：哲翔呢？

母親：那個無懶趴的說下班就會回來啦！囡仔我都有打電話，阿要不要回來是他們家的事。

父親：沒關係，淑宜一定會回來。

沉默。

母親：你是阿答嘛倥骨利去㗎？（意為腦袋裝裝水泥）還在講淑宜。

父親：淑宜不回來？

母親：你不要再番了，再番我晚上把你切一切拿來灌大腸。（頓）好啦！阿你晚上是想吃牛肉還

是吃豬肉？我都有準備。

父親：今天是中秋節嗎？

母親：不然我現在是在準備心酸的嗎？

父親：今天月亮圓不圓？

母親：多雲，月娘妹出來。

台生在門外喊。

台生：林媽媽！（進）

母親：番癲耶，台生來看你了。

台生：林杯杯好。

母親：人家在跟你打招呼是不會回喔？

父親：恁杯很好。

母親：你是在講三小啦？

父親：是兒子回來了？

母親：他是台生，你兒子還沒回來。

父親：喔，歡迎歡迎。來、來抱一下。

台生：蛤？

沉默。

母親：台生，林杯杯這麼喜歡你，不然你借他抱一下好不好？

台生：喔。（抱父親）

父親越抱越緊，台生想走，父親不放開。

母親：你是要把人家悶死喔？（分開兩人）台生歹勢啦！他現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台生：沒關係……林媽媽，這是社區發的中秋節月餅，一戶拿一盒。

母親：這麼好喔！來啦，坐下來喝茶。

台生：歹勢啦！

母親：坐啦，跟我客氣甚麼，不然喝飲料好不好？阿你今天晚上要做甚麼？

台生：（頓）我自己煮一些東西吃。

母親：你喔，真的不簡單，爸爸媽媽都不在了，一個人生活還這麼堅強。我真的應該要叫我家那

些沒路用的小孩跟你學一學。尤其是哲翔，個性太軟，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負，不像你這麼

年輕就當社區委員。

台生：哲翔也很優秀，我聽小芳說他小時候功課很好。

母親：成績好又不代表甚麼，你把一張一百分的考卷放到電鍋那個飯也不會比較香。

台生：蛤？

母親：聽不懂喔？就是說小時候成績好，長大也不能拿來當飯吃。

台生：哲翔在科技公司當工程師，發展也很好啦！

母親：還是你比較優秀，替大家服務，我們整個社區都靠你！

台生：應該的啦！

母親：不然這樣啦，剛好今天小芳會回來，你們兩個同學也很久不見，今天留在我們家吃飯，林

媽媽招待你。

台生：不用啦！我還有好幾盒要送。

母親：那你快去送一送，等哲翔回來我叫他幫你一起送，送完趕快來吃飯。

台生：好吧！謝謝林媽媽。那我先繼續去送月餅……對了，這是社區委員會的通知書要給妳。

母親：甚麼通知書？

水燒開音效。

母親：哎喲，我都忘了我在燒開水。台生，你幫我顧一下捨杯，不是啦，講太快，是林杯杯。我

去弄開水一下。（下）

父親、台生互看。

父親：妳愛我對不對？

機器娃娃：（紙箱中）我最愛你了！呵呵！

台生：蛤？

父親：妳愛我嗎？

機器娃娃：（紙箱中）我最愛你了！呵呵！

台生：林杯杯，我不懂你的意思。

父親：我問你愛不愛我！

台生：我……（學娃娃）我最愛你了！呵呵！

母親復上。

母親：你在幹嘛？

台生：跟林杯杯聊天。

母親：阿林杯杯在番癩，你也跟他在番顛喔？（將娃娃拿過來關掉）

台生：林媽媽，我先去送餅。

母親：好好好，快去，送完記得來家裡吃飯，你以後就把這裡當作自己家，知道嗎？

台生下。

父親：（唱）囡仔囡囡暈，一暝大一寸，囡仔囡囡疼，一暝大一尺。

母親：囡仔攏不里啊大，還在囡仔囡囡疼。囡仔以前就是被你這樣管，現在才自己都不會照顧自己。

母親搗著肚子坐下。

張太太：（門外）林太，林太。

母親：來了。

張太太：（進）林太，我娘家那邊送過來的柚子，想說拿兩個給妳們吃。中秋節快樂。

母親：這麼客氣，進來坐啦！歹勢，家裡這麼亂，我收一下。

張太太：不用忙啦。

母親：這麼客氣，進來坐啦！

張太太：（看父親）林先生還好嗎？

母親：好好壞壞，從那件事之後一直就這樣。清楚的時候清楚，不清楚的時候真的很想把他拿去

灌大腸……沒關係，會吃會睡就好啦！

張太太：林太，妳辛苦啦！小芳哲翔他們今天會回來嗎？

母親：會啦！囡仔都會回來團圓，我們今天煮火鍋。來啦，我去泡茶。

張太太：不用，不用麻煩。

母親：沒關係，不麻煩，妳等一下，馬上好！（下）

水滴音效進。

張太太看著父親，父親不理她，張太太開門準備離開。

哲翔站在門口，身上穿著一件兔子裝，張太太嚇到。

哲翔：張阿姨，不要怕，我是哲翔。我媽媽她……。

張太太：在廚房啦！阿你怎麼穿成這樣？

哲翔：中秋節，應景嘛！

張太太：好啦！跟妳媽說一下我先走了。

哲翔：好。

張太太下。

哲翔忙脫掉兔子裝。

母親：（場外）對了張太，我們這一區的馬桶好像都會堵住。我們家廁所現在大便都溢出來，你們家會嗎？（上）張媽媽呢？

哲翔：回去了。

母親：今天怎麼這麼晚。

哲翔：今天公司開會，比較晚下班。

母親：你阿！聽說現在科技園區很多公司都裁員，不然就放無薪假，你要小心一點，不要讓人家裁到你。

哲翔：我知道。

母親：你喔……多打拚一點，讓你長官給你加薪，趕快拿回來給你老娘花。

哲翔：我知道。我會工作到過勞死為止。

母親：身體也是要顧啦！不要只會賺不會想。阿你二姊咧？她有沒有跟你說要回來？

哲翔：我不知道。打電話不通，可是我有留言。

母親：自己的姐姐都沒有在關心，哪天不見了都不知道。你腳上穿那甚麼？（看見哲翔腳上的

兔子襪）

哲翔：甚麼？

頓。

哲翔：這就是那個@#%&^公司的@#%&^\$&……。

母親：三小啦？

哲翔：就是公司的@#%&^中秋節@#%&^送@#%&^……媽，爸在吐奶。

母親：真的是要把我凌遲死。（替父親擦拭）你看一下你爸，我去買一下東西馬上回來。你爸

現在無代無誌就要往外面跑，給我看好。（下）

哲翔：爸，我回來了。

父親：喔！回來了……阿你是雞掰ㄝ還是無懶趴的？

哲翔：（頓）我是無懶趴的。

父親：那你的懶趴去哪裡啦？

哲翔：我下次會記得帶回來。

父親：你大姐甚麼時候回來？

沉默。

哲翔：我不知道。爸，我去沖澡，你不要亂跑。

父親：好，我乖乖的不會亂跑。

哲翔下。

父親走向門口。

哲翔復上。

哲翔：爸！你不是說你會乖乖的不會亂跑嗎？

父親：可是……。

哲翔：我知道，你想要出去對不對？等我洗好澡，我再帶你出去走一走，好不好？

哲翔拿童軍繩將父親綁在椅子上。父親掙扎。

哲翔：你再亂動我就叫老娘把你切一切拿去灌大腸喔！

父親安靜，哲翔下。

流水聲進。

燈光轉換。

淑宜的身影出現在窗戶。

父親：回來了？回來過節？妳媽說今年沒烤肉，只有煮火鍋。妳不介意吧？爸爸最近胃不好，不能喝太多牛奶。以前每天早上上班前都給妳泡一杯熱牛奶，妳還記得嗎？現在我一喝奶就吐。

沉默。

父親：妳話變得好多。妳弟弟不知道爲什麼把我綁起來。妳媽還是一樣吵，但最近好像瘦了一點。

妳妹妹不知道在幹嘛，都不回家。可是妳回來了，爸爸很開心。

水聲漸強。

黑衣人進，走向窗戶，帶淑宜一起離開。

燈光轉換。

父親：淑宜？淑宜？

水聲收。

小芳進，穿了一件大衣，裡面是酒促小姐的衣服。

小芳：爸？誰把你綁在椅子上？（解開繩子）

父親：噓！不要吵，再吵會被切一切拿去灌大腸。

小芳：是歹徒嗎？你有沒有看到刀子？他現在躲在家裡嗎？

父親：一個男人，一個沒有懶趴的男人。

小芳：什麼？

廁所方向傳來聲音。

小芳脫掉大衣拿著雨傘躲在沙發後。

哲翔裸著上半身圍著浴巾進。

小芳從背後襲擊他。

小芳：連災民都要搶，你太過分了！

哲翔：二姐，是我啦！

小芳：哲翔？那是誰把爸爸綁起來的？

哲翔：也是我啦！我準備要去沖澡，怕爸爸亂跑，就先把他綁起來。

小芳：嚇死我了。

哲翔：你才痛死我勒！

父親：（指著哲翔）懶趴！

哲翔：爸，是大懶趴。

小芳：哎喲！趕快遮起來，醜死了。

哲翔：妳有聽到我留言喔？

小芳：有。

哲翔：（圍上浴巾）妳穿這甚麼衣服？

小芳：我在啤酒公司上班。

哲翔：酒促就酒促，甚麼在啤酒公司上班。

小芳：知道就好。不要跟媽說，我跟她說我在拉保險。

哲翔：怎麼會搞成這樣？

小芳：我之前的公司倒了之後，本來想找一份會計相關的工作，可是到處都碰壁，想去其他公司面試也沒上。只好先去當酒促小姐。做保險是騙媽的。

哲翔：多久了？

小芳：半年多。

哲翔：妳幹嘛不回家？

小芳：回來這裡能有甚麼好工作？不如在外面多賺點錢，然後趕快幫老爹老娘重新把房子蓋起來。

父親玩兔子頭套。

小芳：這甚麼？情趣用品喔？

哲翔：不是啦！這是兔子的布偶裝。

哲翔衝過去把頭套收起來。

小芳：那你男朋友穿甚麼？嫦娥嗎？

哲翔：這是我工作的戲服。

沉默。

小芳：你也失業囉？

哲翔：嗯。

小芳：失業了你還真的去當兔子？

哲翔：是百貨公司中秋節有活動，我去當臨時演員。衣服要自己拿回來洗，再拿回去還……妳還不是去當酒促小姐。穿成這樣，我失業的事千萬不可以跟媽說。她會崩潰。

小芳：你放心，你交男朋友的事都這麼久了我也沒說。

哲翔：那是因為妳根本不回家，沒機會說。

父親：（指哲翔）沒懶趴的兔子。

哲翔：糟糕，爸聽到我交男朋友了。

小芳：不然你去把爸殺了……你白癡喔！爸都癡呆成這樣，會記得甚麼？你趕快去穿衣服。

哲翔：好啦。

小芳：我的舊衣服還有嗎？

哲翔：應該有吧！你在箱子裡找一找，應該還有一些沒有被水沖掉。

場外手機音效。

哲翔：我先接一下電話。（下）

小芳翻紙箱，找出一件高中制服穿上。
母親進。

小芳：我……。

母親：妳慙去，這叫冷戰。

父親：機掰ㄝ回來穿得很漂亮喔！

母親：你慙慙啦！我在冷戰你是在講三小？

沉默。

母親：妳還知道要回來？妳以為穿個高中制服就會變處女喔？

哲翔進。

母親：妳不是都不要回家嗎？妳不回家就永遠都不要回來，阿妳現在又跑回來是甚麼意思？妳以

為係祖母會替妳擔心嗎？妳這個機掰ㄝ真的有夠機掰！

小芳：我回來了。

燈暗。